

《得閒謹制》內地票房破4億

肖戰演技爆發 觸動心弦



周依然飾演夏橙。



當戰爭的硝煙籠罩大地，一個底層鉗工帶着家人倉皇逃入深山，只為尋求一方安穩棲身之所——《得閒謹制》這部由孔笙執導、蘭曉龍編劇的電影，以其獨特的黑色幽默與深重情感，在2026年初的中國影壇掀起一股保衛家園熱潮。累計票房衝破4億元人民幣的背後，不僅讓肖戰等演員的演技獲讚，影片對「家」的另一看法，更是觸動了每個中國人心中最柔軟的弦線。

●文：徐逸珊



●肖戰飾演南京機械廠八級鉗工莫得閒。



肖戰飾演的莫得閒，起初只是一個話癆、神經質、怕死的普通鉗工。他拖家帶口逃難，口中絮絮叨叨的黑色幽默，實則是小人物在亂世中無奈的生存智慧。然而，當日軍的鐵蹄逼近戈止鎮，這位原本只想保命的普通人，卻完成了從「逃家者」到「護家者」的驚人轉變。

亂世中的家國鏡像

電影中，「家」首先表現為物理空間——戈止鎮這片暫時的避難所。對莫得閒而言，這裏不僅是他與妻兒、太爺棲身的場所，更是亂世中唯一能稱之為「桃源」的地方。當外部世界分崩離析，這片小小的空間承載了中國人「安身立命」的基本需求，是生存的最低保障，也是尊嚴的最後防線。

「大事我拎得清，你們就是大事。」莫得閒這句嘶吼，道出了中國人對「家」最樸素也最深刻的理解。在傳統的中國倫理中，家庭不僅是血緣的結合，更是一套完整的責任體系。莫得閒對妻兒的保護，不僅僅出於本能的愛，更是對「丈夫」「父親」這一社會角色的自覺承擔。

電影通過莫得閒與夏橙的夫妻關係、與父親的父子關係、與太爺的祖孫關係，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家庭

倫理圖景。即使在最極端的環境中，這些關係依然堅韌存在，成為人物行動的內在動力。莫得閒最後的犧牲，不是英雄主義的一時衝動，而是這種家庭責任感的終極體現——為了保護家人，平凡人也能迸發出非凡的勇氣。

《得閒謹制》將「家」的概念從血緣家庭擴展到戈止鎮的「準社區」，最終與「家園」「家國」的概念相連接。當莫得閒與肖衍等殘兵共同抵抗日軍時，他守護的已不僅僅是自己的妻兒，而是整個戈止鎮的百姓。這種「推己及人」的擴展，恰恰體現了中國人「家國同構」的文化心理。

家園需要智慧建設

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「家」與「國」具有同構性，「齊家」與「治國」遵循相似的倫理原則。電影中，戈止鎮成為一個微縮的「家園」，莫得閒等普通人保衛家園的行為，自然昇華為保衛家國的象徵。這種從小家到大家的過度自然而毫不突兀，因為它深深植根於中

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之中。

莫得閒的八級鉗工身份並非偶然設定。作為工匠，他擁有改造物質世界的具體技能。面對日軍坦克，他利用工匠智慧進行抵抗。這一設定暗示了中國人對「家」的守護，不僅是情感層面的，也是實用理性層面的。

中國傳統文化中的「家」，往往與「安土重遷」「耕讀傳家」等觀念相連，強調通過辛勤勞動建設和維護家園。莫得閒的工匠身份，正是這種勤勞智慧的縮影。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刻，他仍然試圖用自己熟悉的技能解決問題，這體現了中國人面對危機時特有的務實態度——家園不僅需要情感守護，更需要智慧建設。

電影雖然設定在抗戰時期，但其中對「家」的探討，卻與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刻共鳴。在快速城市化、社會流動加劇的今天，「家」的概念正在經歷深刻變化。許多人離開故鄉，在大城市中漂泊，對「家園」的渴望與焦慮與日俱增。

《大生意人》在逆境中求存



《大生意人》由張挺編劇兼執導，陳曉、孫千領銜主演之外，還有香港演員朱茵、林夏薇，以及朱亞文、向涵之等友情演出的一部古裝傳奇劇。該劇改編自趙之羽同名小說，集結了商戰權謀、逆襲復仇等多重元素，講述了生於清末亂世的古平原（陳曉飾），本來是去考科舉，卻被小人陷害，而蒙受冤屈遭流放寧古塔。從一個文弱書生憑自己的智慧在夾縫中求存，到用他的玩法一步步逆風翻盤，竟涉及多個商業領域：有馬幫、票號、茶葉、鹽業等，更團結各地商會的力量救國救民，而且與東印度公司及其它洋商周旋搏弈，最終成功從逆襲成為一代「商界巨擘」。



●《大生意人》劇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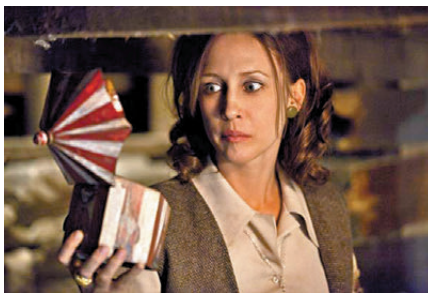
古平原成為「商王」的熱血奮鬥過程中，認識了商界好友常玉兒（孫千飾）、李欽（羅一舟飾）、常四（成泰燊飾）、李萬堂（黃志忠飾）、蘇紫軒（李純飾）、李成（朱亞文飾）、白依梅（向涵之飾）、王天貴（吳樾飾）等人，共同塑造出了晚清商界的傳奇。

該劇製作精良，展現出了較高的工業水準和美術追求。為了完成人物與景色的交互關係，從寧古塔千里冰封，到山西的青磚市井，在主人公如遊戲界面般地轉換人生圖景的同時，呈現出波瀾壯闊的華夏風光之美，大開大闢的人生就是需要奇觀極致的背景與之匹配。同時，在短劇野蠻生長的今天，這種講求人與環境交互關係的敘事表達方式，也是長劇的核心競爭力之一。「共謀」的實驗投射在《大生意人》中，張挺用類似遊戲的節奏玩法來展開晚清社會圖景。寧古塔、山西、草原、安徽、江寧等若干章節，每一章新開副本，見識社會的不同層面，完成階段性戲劇任務，引出戲劇鉤子。另外，為符合短劇觀眾的審美，在人物命運牽動神經的同時，也不忘保持視覺的新鮮感，這證明了導演的功架。

畢竟導演張挺之前的《天下長河》《海上孟府》，都是有口皆碑的作品。故此不說別的，這部劇有大量實景拍攝，節奏效果好，陳曉的演技，迷倒觀眾大讚好。早前陳曉受訪時透露，為了更好地貼近「古平原」的角色，自己刻意減重了15斤，敬業精神值得學習。難怪粉絲見到他也紛紛表示心痛，擔心他身體健康的問題。

●文：光影俠

Netflix 擬現金收購華納兄弟 與派拉蒙 Skydance 正面交鋒



●《詭屋驚凶實錄》系列



●導演基斯杜化路蘭



●《阿凡達》導演占士金馬倫



自從去年12月7日Netflix拋下一個舉世矚目的震撼彈，全球電影及相關行業工作者陷入一片恐慌。已經擁有超過3.25億用戶的全球最大串流媒體平台的Netflix計劃以720億美元收購華納兄弟探索（Warner Bros. Discovery，簡稱：WBD）旗下的資產，包括華納兄弟電影製片廠（Warner Bros. Film Studios）、New Line Cinema、HBO及HBO Max，以及主題樂園與遊戲工作室，另外也包含部分有線頻道（如TNT）等產業。這巨額交易的規模令業內人士震驚，規模空前之外，預計將徹底顛覆整個電影行業與大家熟識的荷里活。該收購消息一出，旋即在影視行業中引來業界人士巨大回響，其中包括歐美戲院公會強烈反對，擔心影響電影票房萎縮，美國編劇工會及演員工會亦分別發聲明對該收購行動表達憂慮，認為它將對勞工與消費者造成負面影響。

占士金馬倫 路蘭捍衛大銀幕

《阿凡達》導演占士金馬倫（James Cameron）批評Netflix的併存行為為整個娛樂行業，尤其是對於在戲院上映方面有着非常負面的影響。占士金馬倫明確表示他打算捍衛大銀幕，大家可以覺得他老派，但占士認為去電影院看電影的體驗是神聖的，不能就這樣把戲院放映電影這模式徹底消滅，對此他堅決反對。湯告魯斯（Tom Cruise）早揚言他的電影必須讓觀眾在戲院大銀幕觀賞，早前在領取奧斯卡理事會獎（Governors Awards）所頒奧斯卡榮譽獎時，湯告魯斯說：「無論我們從哪裏來，在電影院裏，我們一起笑、一起感受、一起懷抱希望，這就是這門藝術形式的力量。」

藉《奧本海默》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的基斯杜化路蘭（Christopher Nolan）早於2017年的一次訪問中已坦言不認同Netflix的經營方向，表明絕對不會與其合作，因為他們主動積極地打擊電影模式、電影業的骨幹，並不認同對方堅持電影應該在影院與串流平台同步放映的理念。

Netflix聯席執行長Ted Sarandos聲稱Netflix與Warner Bros攜手合作，可以為觀眾帶來更多他們喜愛的節目內容，並共同將下一個世紀的說故事方式重新定義。Ted續表示假如上述收購交易成功，公司預計到交易後的第三年，每年至少可節省20億至30億美元的成本，並預計該交易將在第二年增加GAAP每股收益。根據建議的協議條款，交易完成後，每位華納兄弟股東將獲得23.25美元現金和價值4.5美元的Netflix普通股。據Netflix方面表示，是次收購是要將他們的娛樂服務與華納兄弟融合在一起。華納兄弟有着龐大的片庫，包括全球一些最受歡迎的系列作品，如《哈利波特》系列、《權力遊戲》和DC Comic的《超人》、《神奇女俠》、《閃電俠》等，以至New Line旗下《魔界三部曲》系列、《詭屋驚凶實錄》系列、《絕世寶寶》、《色慾都市》、《火拼時速》系列、《猛鬼街》系列、《凸務之王》等等，真的數都數不完。

派拉蒙影業（Paramount，隸屬於天空之舞公司（NASDAQ：PSKY），簡稱：派拉蒙）隨即於12月8日宣布已啟動全現金敵意收購，擬以每股30美元的現金價格收購華納兄弟探索公司所有已發行股份，包括其全球網路部門。與Netflix只想買部分資產不同，派拉蒙想買的是整家公司。事實上，派拉蒙執行長大衛艾利森（David Ellison）早於去年9月已率先3度對華納兄弟探索集團提出報價，而就在那時讓大家意識到WBD集團有出售的可能性，致後續有Netflix、Comcast等的報價參與。據悉，大衛的父親、甲骨文（Oracle）的共同創辦人艾利森（Larry Ellison）打電話給特朗普，投訴Netflix和華納兄弟探索集團的交易會打亂市場競爭。

荷里活方面於2020年疫情期間戲院開放受到限制，華納兄弟曾經於2020年12月期間將公司的所有電影同時於戲院及其HBO Max串流平台同步上映一個月，而事前並未通知相關人士，引致製作公司、導演及演員的批評。大家都擔心前述的操作會導致各方面的

收益減少，華納兄弟最終於2021年1月調整了相關的受影響人士，並於2022年停止HBO Max與戲院同步上映這運作模式，取而代之的是45天的戲院獨家上映期，其後才可以在串流平台、收費電視、影音產品等「窗口」推出。如今業界所憂慮的是，假如Netflix將電影的第一「窗口」縮短甚至不在戲院上映，將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，影響電影票房、投資者的回報，長遠還會繼續開拍電影嗎？種種問題……

電影業 戲院業未來將何去何從？

事實上，整個觀影生態模式自疫情時期開始已有着很大的改變，香港的「限聚令」直至2022年4月21日才放寬，串流平台就是在那兩年間再度冒起，Netflix在拓展全球原創內容的戰略下的《魷魚遊戲》應運而生，2021年9月首播轟動全球，只17天就創下1.1億的觀看次數。Netflix的總訂閱使用者數量雖然於2020年突破2億，可是2022年第二季被迪士尼串流平台Disney+以2.21億超過，訂閱用戶更首度出現負增長，加上其他老牌串流平台如亞馬遜（Amazon）、HBO、Hulu等。電影及戲院業界營運者面對一連串的經營成本上升，林林總總的新生態模式，接下來還要面對AI生成等等的挑戰，電影業、戲院業將何去何從？

截稿前最新資料顯示，派拉蒙Skydance集團顯然尚未打算放棄併吞WBD的野心，為了增加勝算，派拉蒙Skydance集團更在1月對華納兄弟提出訴訟，指控華納兄弟董事會沒有充分說明，為何沒有採納高達1,084億美元的全現金報價建議，而傾向接受報價較低的Netflix方案。派拉蒙公司日前宣布，將其針對華納兄弟的全現金收購要約期限延長至2026年2月20日。

其實，筆者私心不希望Netflix的收購成功，這樣市場才不會出現壟斷的局面，有競爭才有進步，電影行業無論各個層面都面對着不同程度的困難，亦希望各經營人看到對手所製作的成品的質量後，自家的出品有所提升。

●文：蕭瑟